

【春風化雨】

毘舍離去來

釋悟因

一九九五年初春，我來到印度，從新德里飛到巴特那，再轉往毘舍離。我在毘舍離周圍逗留，巡行佛陀在世的遺址。當足跡逐漸踏遍毘舍離，印度佛教過去的縮影愈形清晰，佛陀的言行、身影更覺歷歷時，一股無言的感傷卻悄悄襲上心頭。今昔之比，是如此懸殊，令人震撼，讓佛弟子的我，有不敢面對的隱痛。

毘舍離是一座古老的印度城市，佛陀在世時，常在

此處說法。佛陀在涅槃前仍行腳各處，最後行化到吠舍離，他知道自己即將涅槃，在與阿難從毘舍離動身前往拘尸那時，回首作最後的凝望。隨行者的阿難豈知這一望，竟成永訣；這一站，竟成了佛陀最後行化的終站！在無盡的回憶、悲泣聲中，只有毘舍離與他默然相對。

毘舍離在佛陀回首凝望的二千四百年後，依舊牽引著人們淒然的眼神，望向佛陀遠去的背影。

進入毘舍離

到毘舍離，要從新德里轉機到巴特那，再從巴特那轉車往毘舍離。巴特那（Patna）位於恆河中游，是阿育王時代摩羯陀國的首都波吒釐子城（Pataliputra），現今是印度比哈爾省的首府，毘舍離就在巴特那之西，兩地相距有二小時的路程，那爛陀就在巴特那南方五十五英里，由那爛陀往西南走約四英里，就是著名的王舍城了。以巴特那為中心，圍繞著毘舍離、那爛陀、王舍城、靈鷲山、菩提伽耶、鹿野苑，佛陀的說法就這樣隨著足跡所到之處慢慢蔓延開去。

【印度教盛況一瞥——攜神同遊】

我們在巴特那匆匆登上當地的遊覽車直奔毘舍離，那車身佈滿了鮮豔奪目的彩繪，像極了一位胖姑娘穿著花衣裳，招搖地行過市街，車內供奉著的毘濕奴神——印度教主神，也穿戴著無數花環，隨車行遍各處。之前，在瓦拉那西三步一小廟、五步一大廟的景況已讓來自外地的我吃驚，沒想到在這裡，連在馬路上跑的遊覽車竟也會是一座小小活動的神壇，印度教信仰的深入民間可見一斑。

到毘舍離的公路上，剛鋪設的柏油路面寬闊平坦，沿途一望無際的大平原，低矮的屋舍如星棋聚集羅列，好一片農村靜謐的景象。中間經過三、四個檢查哨，只見整排大兵荷槍嚴陣以待，草色的軍服為恬靜的春意帶

來一股肅殺之氣。每到一個檢查哨，司機和助理便忙著跳上跳下地送文件接受「通關」檢查，當地小販更是沒閒著，乘機不斷地從車窗、車門提進開水和切好的水果叫賣，此起彼落的吆喝聲劃破等待檢查時的靜默。

古城聖跡巡禮

「佛教的象徵——阿育王石柱」

阿育王石柱遠遠地在地平線上矗立著，當年繁榮一時的毘舍離到了！

此處阿育王石柱的特徵是石柱頂上只站立著一頭獅子的雕像（不像他處有四頭雕像），獅子雄猛威嚴的挺立著，象徵佛陀說法像百獸之王的獅子發獅子吼，震撼宇宙天地的闍冥，亦訴說著阿育王對佛陀的孺慕與景仰。千百年來，石柱的獅子化身為守衛，以牠炯炯的雙眼，守衛著佛陀的舍利，任脚下滄海桑田、人事遷移，任城起城塌、繁華荒蕪，阿育王以這方小小的天地、一頭獅子的象徵，訴說佛陀的故事、佛教的興衰，它和其他佛教聖跡一樣，指引著無數佛教徒回到此地尋找佛法的原鄉。

「毘舍離的佛教滄桑史」

毘舍離又稱作毘耶離、吠舍離，是古印度的國名，也是古印度六大城市之一，中譯為廣嚴城，雖不比舍衛

城、菩提伽耶、鹿野苑有名，但聖跡相當多，從佛世到佛滅後百年，乃至到第二次結集時，一直是印度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地方。

在毘舍離東北方的遺跡有維摩詰的說法處、菴婆波梨女的故事；東方有舍利弗等證果處，阿難度江中流捨身入滅處、大愛道比丘尼入滅處；西北方的塔，則是佛陀最後佇立回首觀望毘舍離的地方，睹物思人，過去聖賢種種教化行誼，於此刻以不可思議的威神之力，化現在亙古時空的交會點上……



◎阿育王石柱訴說著佛陀的故事，指引無數佛教徒到毘舍離尋找佛法的原鄉。(攝影：釋見重)

西元六三一年，玄奘大師來印度求法時，他記下了在毘舍離的見聞：「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，土地沃壤，花菓茂盛，……風俗淳質，好福重學，邪正雜信，伽藍數百，多已圯壞，存者三五，……宮城西北五六里，至一伽藍，僧徒寡少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」（《大唐西域記》）在玄奘大師來訪的那一年，毘舍離依然靜默，而比起佛陀當年回望時的靜默更多了許多寂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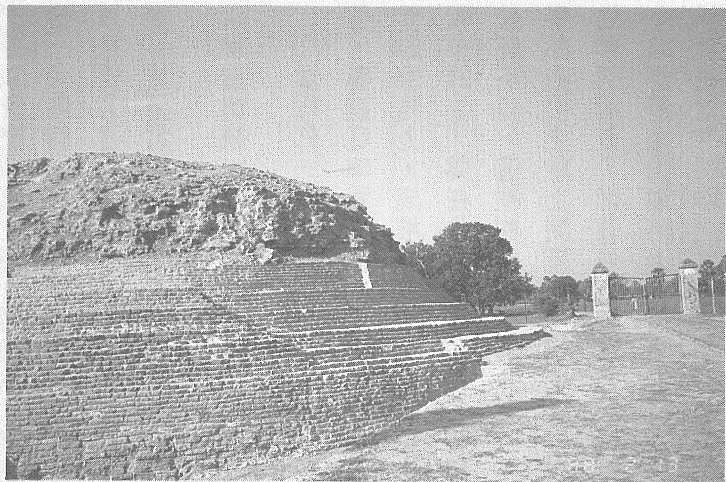
當我們來到時，已看不到沙門或廟宇，附近的塔院都已毀壞，只剩下磚塊、柱基，有位當地居民從一間鎖著的小屋中取出幾片塵封的瓦片、磚頭、土塊，說是印度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遺物，磚瓦已相當腐化，完全不見當年的色澤，只有歲月的痕跡，殘缺不全地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經聲琅琅、僧影穿梭。

附近有棵大榕樹，傳說有位從中國來的善修和尚，在這樹上修行十六年，堪稱是民國以來的鳥窠禪師。太虛大師在民國二十八年首抵印度時還看到他，我們來時已不見他的蹤跡，只能對著大樹憑弔一番。其實此行在鹿野苑、菩提伽耶、那爛陀附近的中華佛寺，還可看到

毘舍離的社會、文化

「神的憤怒」

在到毘舍離及在毘舍離城觀光的路上，都可看到一種特有的「車頂文化」，擦身而過的汽車，不論是載人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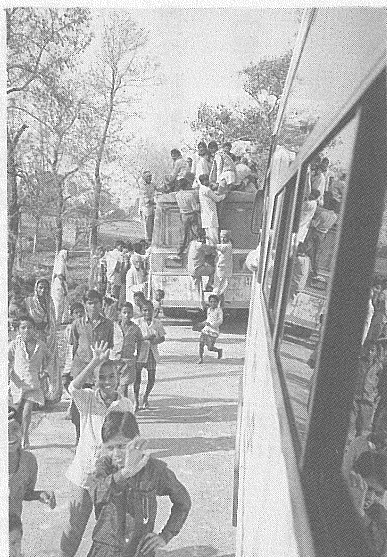


◎在溯源佛教史時，毘舍離站立在歷史長流中的身影，令人不得不一再回顧。

（圖為位於毘舍離的維摩詰說法處塔。本刊資料照片）

幾位中國佛教的老和尚，如悟謙、悟光、慧定法師等，為將佛教回饋印度，在異鄉受盡折磨，鞠躬盡瘁。而在毘舍離，佛教復興的跡象似乎更為渺茫。

載貨都有彩繪，許多人堆坐在車頂上，像是逃難時才可見到的景觀似的，看得我提心吊膽，但他們卻若無其事地直往車頂上爬，好像坐車要坐在車頂上是件天經地義的事。



◎古老的印度，猶如車頂堆滿乘客的公車，在現代化的路上躑躅而行。
(攝影：釋見重)

「樹蔭下的讀書聲」
 蓊蓊鬱鬱的樹蔭下，孩子們正在上課，沒有桌椅，老師和學生都席地而坐，分成好幾班，每班大約二十人左右。或有在路邊上課的，當車輛經過時，學生都得起立讓車通過後，再坐下來繼續上課，鄰近有家商店突然放出熱門音樂以招攬顧客，那老師趕忙去制止。雖然上課的環境非常不理想，但比之於孟買市郊成群在垃圾堆上嬉戲的孩子，我感覺他們是安詳、幸福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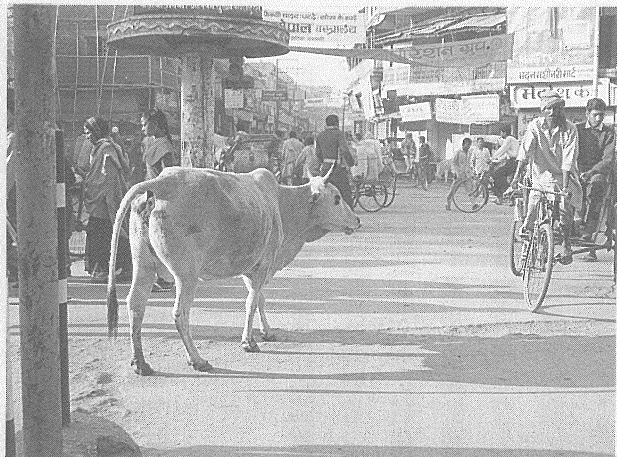
偶爾在路旁會看到很小的攤位，地上只放置一個小罈或甕，一兩支瓶子盛著白色乳液，我好奇地問當地導遊那賣的是什麼，他說那是棕櫚樹的汁經發酵變成的酒。突然他話鋒一轉，生氣地表示最討厭有人竟然在白天賣酒，讓人喝了不工作，人若是不工作會引來濕婆神的懲罰。這又引起我的好奇：「神在什麼情況會出來懲罰人？」他表情嚴肅地回答：「當人們只為自己著想，只想吃喝玩樂，不肯工作，也不肯做好事時，神就會生氣懲罰人。」

我回憶沿途所見景觀，在毘舍離幾乎看不到山丘或岩石，卻有較多的棕櫚樹和農田，顯然這裡的水源比較充足。成列的棕櫚樹高高聳立在午後的晴空中，樹姿搖曳，煞是好看。仔細一瞧，在遠遠的樹梢上就有婦女在接樹汁，不知她們穿著那一身沙麗是如何爬上樹的？那些酒要釀給良人喝還是爲了要糊口謀生？

耳裡聽著小朋友琅琅的讀書聲，我好奇地想知道他們是以什麼語文上課，導遊說印度的語言文字至今仍未統一，各種種族、階級、語言相當分歧，政府行文都是以地方方言並附上英文，但英文並不是普遍的人都看得懂，這是當年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東印度公司的傑作。

【神聖傳統】

當地有一個村落正在做法事，麥克風遠遠傳出唱誦聲，導遊叮嚀我們不要靠近，唯恐會招來晦氣。農家門前的空地上，成堆成串的辣椒在陽光下曝曬著。這裡有較多的牛，與在北部所見有較多的駱駝、馬匹和騾子的景況不同。這裡的牛都在田裡犁田，不像在孟買所見的牛都在柏油路上閒逛。不過，據導遊說，無論是在印度的那個地方，崇敬牛的神聖傳統仍然維持到現在。如果牛執意要在柏油路上，所有的行人、車輛都得等待，若不幸遇到牛在路上大解，就不知要耗上多少時間才能重



◎在印度人的生活裡，許多神聖的傳統依然被遵循著。

(攝影：釋見重)

新上路，如果稍有不耐，牠還會站著瞪人呢！

導遊是加爾各答的婆羅門族，講加爾各答語，畢業於尼赫魯大學，又曾到過中國北京，學會一口北京話。一知道他是婆羅門，立即引起我們一行人的興趣，紛紛

憶毘舍離佛教史事

走過佛陀足跡所到之處，我憶念著佛陀走過的泥土，憶念著當年發生在脚下這塊土地上的每件事。

〔維摩詰的說法〕

在維摩詰說法處塔下，我遙想當年維摩詰居士示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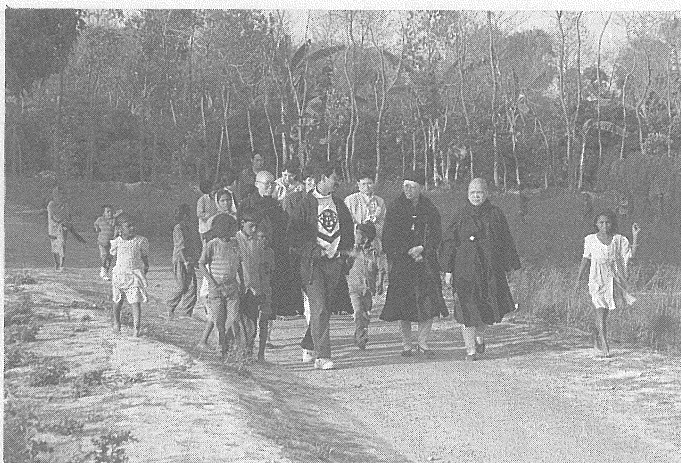
問他許多有關婆羅門的事，他說某些人自恃是婆羅門，而不願去做各種職業，不少人因此餓死，他個人並不作興展示這種階級的標籤，並認為階級觀念會影響到社會團結。但我感覺到印度的階級，非只在教育、職業、宗教來劃分，更多是以不通婚來設限的。

〔行乞的小孩〕

在距離阿育王石柱三十分鐘車程之外的地方，我們巡禮了八王分舍利之處，它有著覆鉢形的屋頂，門前花草繁茂，看似一座廢墟，但仍有有人在照顧著！我看到一個男孩正在屋下讀英文，那專注的神情令人好生感動，本想給他一點錢，導遊說錢要給他父親，我們只好照辦。當我們給錢時，環繞在身旁的村民小孩，大約有七、八十人都伸出手，弄得我一時手足無措，只好交給導遊去發放了。

在行乞的小手和眼神中，印度的希望與前途看起來是那麼模糊、飄渺而不可捉摸。

生病，佛陀令舍利弗等十大弟子、彌勒等大菩薩去探病，他們懷著平常被駁斥得啞口無言的經驗不敢前往，卻在文殊菩薩的率領下走入維摩詰的方丈之室，論說不二法門，而維摩詰以一在家居士修學佛法，縱橫於講論處、學堂、酒肆，為眾說法，其大乘的闊達、機譬比之於



◎多元複雜的種族、語言
與嚴格的階級制度，影
響到印度社會的團結。

(圖為如影隨形般行乞的孩子
們。攝影：釋見重)

小乘的自然淳樸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〔菴婆波梨的供養〕

我憶起菴婆波梨供養佛陀的故事。

菴婆波梨是一位淫女。根據《遊行經》的記載，佛陀與弟子們抵達毘舍離，大家止宿在菴婆波梨的大花園裡，她不但供佛齋食，還將花園供養佛陀。

當時城中的富豪離車族五百人，得知佛在菴婆波梨的花園停留，馬上寶車嚴駕趕來，當兩隊人馬在中途相遇時，「車行奔疾，與彼寶車，共相鉤撥，損折幢蓋，

而不避道」，離車族責備說：「汝恃何勢，而不避道，衝撥我車，損斯塵蓋？」於是她說要趕回家設齋供佛，才車行疾速。離車族人便出高價要菴婆波梨讓出供佛的機會，交換的價碼是十六倍百千兩金，但菴婆波梨並沒有答應出讓，結果那天佛陀及大眾接受她的供養。

這段記錄說出了離車族人在當地的勢力，而佛陀並不因為離車族的勢力便捨棄菴婆波梨的供養，益增我懷念佛陀平等看待一切眾生的慈愛！

〔不度賊女出家〕

毘舍離有著另一些歷史故事，如當年追逐在池邊的獼猴，持佛陀的鉢上樹取蜜供養佛陀；有好幾條比丘、比丘尼戒也在這裡發生，其中之一是發生在當地大富豪貴的離車族家裡。

有天，離車族大富人家的婦女穿戴著金飾珠寶，浩浩蕩蕩地出遊，正在休息時，金飾被一賊女搶走了，賊女拔腿飛奔後逃入鄰國，且在鄰國摩羯陀國的佛寺出家。國王頻婆娑羅王虔信佛教，對三寶護持禮遇，發願不治僧人之罪。當離車族人前來捉賊時，發現那賊女已出家而不能拿她治罪，於是引起兩國間社會群眾的諍論、譏嫌，因此佛陀才制定不可度賊女或逃避債務、刑罰或只為討生活的人加入僧團。

佛陀的社會現實性，由此可見一斑！他制定戒律以制止濫收僧侶，因為偽沙門的混入，只會引起社會譏嫌

與造成僧團的負擔，這是從個人的出家動機來看個人與僧團、社會的關係。事實上，維護、提昇僧團成員的素質，才能進一步談及僧團在社會的地位。在今世，什麼樣的人可能混跡僧團呢？各種人都有可能，其中最不好

辨識的是只為貪圖佛教利養的人。有動機不純的人湧進僧團，則「穿戴僧衣的獅子身中蟲」就會腐蝕佛教的根基，而讓佛教一步步走向衰亡。佛陀「以戒為師」的諄諄教誨剎那間湧上心頭！

回首凝望的佛陀

在歷史上衆多走過毘舍離的身影中，佛陀應是最令人懷念的一位吧！

而笑？」佛陀說：「我今所以向城微笑者，正為最後見此城。」

八十歲那一年，佛陀從那爛陀北行到巴特那，渡過恆河，經拘利林與那提迦林來到毘舍離，住在菴婆波梨林，接受菴婆波梨的供養，接著又到竹林寺結夏安居，在遮波羅廟決定三個月後入於涅槃。那時魔王請佛入滅，佛陀說了有名的偈語：「所度者，如爪上土，未度者，如大地土」。在出毘舍離即將往拘尸那的那天，佛陀回頭凝望毘舍離而笑，阿難問：「世尊！何故迴顧向城

佛陀就在這回首一笑中，宣布了自己將入涅槃。說者的眼神仍如過往一樣安詳，嘴角那淺淺的笑意依舊自在，但聽者如受到晴天霹靂，淚眼早已婆娑，村民離車族人扶老攜幼相偕到河邊送行，悲號聲中，離情依依！當年毘舍離無言地默送著佛陀老邁的身影離去，如今我則在頹圯的塔院、塵封的磚瓦裡看著當年的毘舍離走入歷史。

等待黎明的毘舍離

佛陀滅後百年，佛教史上第二次結集在毘舍離舉行，由耶舍長老發起，因他看到跋耆族比丘犯非法十事，引起跋耆族與波利族共諍，於是召集七百比丘來共同斷定十事是否非法，這也是使教團最後分成上座部與大眾部二大部派的主因。

毘舍離在佛世與佛滅後見證了佛教歷史的發展，使得我們在追懷佛陀、溯源佛教史時，不得不看見毘舍離

站立在歷史長流中的身影。

在離開毘舍離趕往菩提伽耶的路上，夜幕垂垂低下，沿途沒有路燈，到處一片漆黑，只有車燈照著前面幾公尺的柏油路，偶爾可見從遠處人家窗內透出昏黃閃爍的煤油小燈，看不到趴在膝上寫家課的孩子，看不到樹梢上接樹汁的婦女，毘舍離在靜靜的黑夜裡等待另一個黎明……